

二十世紀的 信徒宣教及 靈修運動初探

陳學文

前言

二十世紀是一個風起雲湧，變幻莫測的一個世紀。在戰爭方面，有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1939-1945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戰、1947-1949年中國的國共內戰、1950-1953年的韓戰、1959-1975年的越戰等等。在政治變遷方面，比較重要的有：1911年的中國辛亥革命，推翻了專制的滿清，成立民國；1917年俄國人民對腐朽的沙俄政權的不滿，導致了社會主義在俄國興起，社會民主勞工黨發動十月革命，推翻臨時政府，成立世上第一個共產主義國家。至於中國人所關注的，如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國民黨退守台灣；1958-1977年間中國國內的大躍進、文化大革命、反右運動，至1979年中共的改革開放和1989年發生的天安門事件等，都影響著整個世界。¹

奮興運動與宣教

從宣教歷史的角度來看，承接着十九世紀這個「偉大的宣教世紀」，二十世紀當中，歐、美的宣

教士仍然前仆後繼的前往世界各地宣教，約翰穆特(John Mott)受到著名佈道家慕迪(Dwight L. Moody)的影響，以平信徒領袖的身份在不同的機構、組織中大力推動差傳事工，也曾多次前來中國。1910年由他擔任主席的「世界宣教會議」(或稱愛丁堡宣教大會, Edinburgh Missionary Conference)，更是感動了數以千計的年青人投身宣教。在學生宣教運動方面，二十世紀可謂有相當蓬勃的發展；本來在十九世紀末開始的「學生志願運動」(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差出數以千計的學生往海外宣教，但後來因為受自由神學的影響而失去傳福音的動力，更於1968年解散。不過，另一股學生運動的浪潮卻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由劍橋基督徒學生聯會推動，在1919年12月於倫敦召開第一屆大專校園團契會議(Inter-Varsity Conference)，從1934年開始，英、美兩國的學生更每年定期舉辦學生福音會議，只是在二次大戰期間暫停，戰後在1946年於牛津大學重開國際學生會議，更於1947年於美國波士頓成立「國際基督徒學生福音團契」(International Fellowship

Evangelical Students, IFES)。中國各大學也於1945年於重慶成立「基督徒學生聯合會」，直到中國大陸的政治形勢改變後，香港基督徒學生福音團契和台灣校園福音團契承接著這股學生宣教運動的精神，繼續在台、港兩地推動學生福音工作。台灣校園福音團契更從1979年開始每三年舉辦「青年宣道大會」推動大學生參與宣教，筆者有幸在1982年於台灣就學期間參加了第二屆的「青年宣道大會」，也同時參加由校園團契舉辦的僑生冬令會，這兩個聚會開啟了筆者對宣教事工和世界福音事工的認識。不少曾參加這些大會的大專學生，在畢業後於職場或宣教工場積極參與福音事工和宣教事工，可以見證這個一脈相承的學生宣教運動的成果。²

以中國為例

若以中國教會在二十世紀的發展來分析，我們會很好奇為何在十九世紀末，福音傳入中國已經一百多年，基督教會中領聖餐的人數仍然只有55,093人，但到了二十世紀末，經過了兩次世界大戰、內戰、分裂、文化大革命、世界經濟危機、六四天安門事件、大大小小的天災……基督徒人數增長至最少8,000萬(有些人更認為超過一億)，究其原因，與中國基督教在二十世紀所經歷的十大運動不無關係，³ 以下，筆者只選取其中與信徒宣教及靈修運動有關的幾項加以論述。其中一個運動就是在抗日戰爭前的十多年所推行的中國本色復興、奮興運動，代表人物是王明道(1900-1991)、計志文(1901-1985)、宋尚節(1901-1944)、倪柝聲(1903-1972)、趙世光(1859-1936)。他們對靈命的要求、神話語的持守、使命的履行，注重追求成聖的榜樣，可以說為在抗戰、內戰和文革等時期內，信徒在面對種種苦難時仍然能站立得穩(當然其中也有軟弱跌倒的)，奠下了很好的屬靈基礎。

其中計志文更組成了中國第一個遊行佈道組織——伯特利佈道團，在短短的四年間，佈道團走遍

全國各地，先後向50萬人傳福音。計志文又在各地組成十個佈道團，讓許多信徒有份於福音廣傳。⁴ 另一位被人稱為「一根蠟燭兩頭點」的人就是宋尚節，他從1928年開始一直到1944年安息主懷為止，走遍了中國大江南北，又在東南亞各地舉行奮興佈道聚會，不但帶領了許多人信主，更鼓勵了許多信徒積極參與佈道宣教。每當他在一個地方舉行聚會後，都會為當地信徒舉辦佈道隊讓他們繼續傳揚福音。筆者過去在泰國宣教期間，也遇上一些老信徒或教會領袖因聽了宋尚節的佈道信息而信主，並開始積極參與事奉。⁵

1950年代，西方宣教士陸續被趕離中國，接下來的幾年，「三自愛國運動」成立，通過簽名運動(1950-1953)、控訴大會(1951)、教牧學習和教會大聯合運動(1958-1959)，過去由各個不同宗派開辦的教會、中小學、大學、醫院及各個機構都被政府接收，那些不贊成「三自」的傳道人都被關到監獄裏或被送去勞改。其後的文化大革命(1966-1976)，整個中國翻天覆地，中國教會經歷難以言喻的苦難，但十年「文革」卻「使中國教會脫胎換骨，從一個過去依賴外國資助的傳統、西方制度化的教會轉化成一個非制度化的屬靈團契，由專職牧者領導的教會轉化成由平信徒領導的『家庭教會』……在1974-1979年間，一個新穎的家庭教會模式在中國出現了，新興的一群『平信徒』成了一群遊行佈道的傳道人。」⁶ 中國家庭教會運動可以說是信徒宣教的具體實踐，也因為在文革期間，所有的聖經和屬靈書刊都被焚燒，信徒就靠聽福音廣播來學習聖經，出現了很多手抄本的聖經，更讓筆者印象深刻的是不少信徒能把一卷一卷的經文背誦出來。多年前，當筆者有機會聽一位坐牢多年的家庭教會長老的分享，心中的感動到現在仍不能磨滅。他說，被紅衛兵強迫跪在玻璃上時，感覺這是最好的禱告姿勢，他便在那裏為逼迫他的紅衛兵禱告；這不就是信徒宣教與屬靈操練的結合嗎？

今天，家庭教會的「平信徒宣教士」已經從國內走到海外，因為現在好幾個東南亞的國家包括泰國、柬埔寨、印尼等地都開放學習華語，一些家庭教會的信徒便以帶職宣教的身份到當地事奉。據筆者所了解，他們在當地教書，不但有很好的反應，更帶了不少學生信主。有些家庭教會的「平信徒宣教士」更帶着使命到一些伊斯蘭教國家工作，甚至採用福音移民的方式出去，目的就是為了與當地人分享福音的好處。⁷ 他們經歷過被逼迫的艱辛歲月，面對挑戰可以從容不迫了。

總結

過去幾十年來，中國教會發展的情況，可以成為信徒宣教和靈修運動一個很好的註腳，正如趙天恩牧師所說：「基督教在中國從不到一百萬人由外國差會建立的小群體，演變成一個將近一億中國信徒的宣教大軍，這五十年來中國的『平信徒』已經不再是被動的『平信徒』，乃是人人都主動發揮恩賜的基督門徒，全體參與宣教的福音運動。這一大群從農民到知識分子，從漢人到少數民族，從農村到城市，從國內到海外所組成的敬畏神又愛國愛民的基督徒群眾，對中國社會的更新將會帶來關鍵性的影響。」⁸ 筆者期盼這一群中國教會的「平信徒」不但要為中國的宣教事業開啟新的一頁，更要在普世的信徒宣教與靈修運動留下佳美的腳蹤。

註譯

1. 有關二十世紀的世界大事實在太多，筆者只選取了部份與信徒宣教有關的歷史事件，有興趣更多了解這段期間所發生的大事的讀者可參閱：「二十世紀」，《維基百科》網頁；也可參考Richard Overy, *20th Century-A Visual Guide to Events That Shaped the World*. Great Britain: Dorling Kindersley, 2012.
2. 有關學生福音運動與普世宣教的發展，讀者可以參考：蘇文鋒、劉智欽合著的〈學生福音運動與普世宣教〉，收入陳惠文主編，《普世宣教運動面面觀》，美國：大使命中心出版，2006年9月，p.271-276.
3. 趙天恩〈二十世紀中國教會十大運動〉刊《中國教會史論文集》，宇宙光，2006。第189頁。

4. 有關於計志文和伯特利佈道團後來如何把福音從國內傳到國外，對於各地信徒的影響可參考李亞丁主編《華人基督教史人物辭典》——「計志文」(<http://www.bdcconline.net/zh-hant/stories/by-person/j/ji-zhiwen.php>)
5. 有關於宋尚節的生平、佈道事工及對各地宣教事工的影響可參考李亞丁主編《華人基督教史人物辭典》——「宋尚節」(<http://www.bdcconline.net/zh-hant/stories/by-person/s/song-shangjie.php>)。
6. 全註3書，第97-98頁。
7. 有關中國在近代的各種政治運動和社會變遷，所引發的好幾波移民潮，他們的遷徙路徑，並它對海外華人教會的建立、發展以至對普世宣教的影響可參考李秀全(Rev. Morley Lee)在2010年洛桑世界福音委員會的報告「二十一世紀海外華人福音事工簡介」(http://www.cccowe.org/content.php?id=others_mschurches_lausanne2010report)。
8. 全註3書，第100頁。

(作者現任香港海外基督使團差傳動員主任，本文撮錄自作者所著〈信徒宣教及靈修運動〉一文，蒙作者允准刊登。作者保留本文版權。)

